

夏元成先生逸集

友元成先生遺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序

痛哉。先生之教不可得而復聞。而使良吉序先生之遺文也。先生懷才負氣。當清之季世。政以賄成。官由賂進。聚天下卑鄙狡猾浮薄無耻不肖之人於內外百司。剝民而肥家。賢者鬱鬱不得一試其用。武昌一呼。降者降。逃者逃。卒無一人爲清效死者。一二舊學者流。平日矜名走勢逐利。與新黨無毫髮之異。一遇國變。則挾其居官所得非分之財。購園亭。飫珍羞。擁姬妾。逍遙海上。託庇外族。甚者出入公庭。請謁權要。無所不爲。自以爲高世之節。此固先生所羞也。清之立國。與漢唐宋明異。先生以區區一諸生。未嘗一日仕清。固無爲清守節之義。古者君臣之義。下之所以報上。必視上之所以遇下爲斷。衆人遇者。報以衆人。國士遇者。報以國士。以先生之才。而使付以封疆郡縣之任。則必能應變濟艱。以死衛國。必不肯偷生苟免。以先生之學。而使畀以卿貳侍從之職。則必能直言極諫。不可則去。必不屑固寵希榮。先生既以抗直所如不合。民國肇興。屢承當道勸駕。不得已爲國爲民。

爲桑梓利害一出亦僅以卑官微職終有識之士莫不同聲爲先生惜然任一官則死一官任一職則死一職不以官之尊卑職之大小而易其節此固君子之心而未足爲庸夫俗子道也良吉以稚弟受教先生最久既痛先生之不遇而從兄笛梅鈔輯先生遺文既竟急謀付梓庶幾始終一節異乎忘恩負義者所爲因揮涕而爲之序民國三年甲寅十月夏良吉

夏元成先生遺集目錄

目一 論辨類 拿破崙論 親賢臣遠小人論 坐跪拜指考 齊履謙吳澄
在國學教養有法論 唐太宗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論 廩學考 氣球
說 西學以格致致治平辨 諸葛亮治蜀王猛治秦論 漢唐宋馭夷優劣論
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論 富陽縣高等小學校投票公舉總理
議員議 立後末議

目二 序跋類 里山鄉社自治會序 三父八母圖書後 傷寒論書後 重

輯富陽縣志書後 讀家語

目三 書牘類 復陳挹罪邑侯 呈張小帆撫軍 上某當道

目四 贈序類 贈湯翰林序 季姑五十壽序

目五 碑誌類 先妣楊孺人墓誌

拿破崙論 壬寅

世以拿破崙擬項羽。非也。羽奮其雄武之資。所當者皆曠世人傑。百戰百勝。垓下之敗。至死不屈。行雖暴。其氣足稱矣。拿破崙取埃蹴土。破奧。收意。敗俄。服普。抑亦羽之亞匹。而以帝王之尊。忍辱乞降。一投身於厄爾襪。再竄迹於三厄里那島。卒爲英將黑孫牢所監禁。凌侮以死。始欲爲元世祖。終乃爲宋徽宗。昔吳王夫差。既敗。句踐欲封之於甬東。夫差曰。吾何面目以視天下。卒縊而死。如拿破崙之忍辱乞降。此固夫差之所羞者。豈可與項羽同年而語哉。

親賢臣遠小人論 壬寅

國事之治亂。主德之昏明。未有不視乎人主之所習者也。與正人習則主德日明。與小人習則主德日昏。主德日明則日治。主德日昏則日亂。旨哉諸葛武侯之告後主。以親賢臣遠小人也。嗚呼。此豈獨爲後主言之與。實萬世人主之龜鑑矣。夫人主莫不知賢臣之當親而卒遠之。小人之當遠而卒親之者。何哉。此豈治亂盛

衰相乘除之故。不得不然。在人主亦有不能自主者。與抑亦邪正無並立之勢。小人之術常勝於君子。而人主不能不爲其所惑。與夫所謂賢臣者。必其難進易退者也。必其骨鯁敢言者也。必其以道正君不從君之欲者也。必其秉法嫉邪爲左右宦寺宮妾之所深忌者也。夫難進易退。則必不肯輕居其位。骨鯁敢言。則必不肯循默取容。以道正君不從君之欲。則又必不肯委已徇人。稍改其平生之守。以迎合上意而投其所好。而左右宦寺宮妾。又從而日伺其短。以媒孽其間。此其勢雖欲不日遠而不可得矣。所謂小人者。必其患得患失者也。必其阿諛順旨者也。必其能飾小忠小信以結主知者也。必其屈己厚賂以自結於宦寺宮妾者也。夫患得患失。則必不顧禮義廉耻。竭智殉身。以保富貴要恩寵。固結而不可動。阿諛順旨。則必曲徇主上之好惡。聲色貨利。多方迎合。以中其欲。飾小忠小信以結主知。則必能得人主之愛憐。使之排斥忠良。言聽計從。傾身任己而不疑。而又有以自結於左右宦寺宮妾。彼又從而交口稱譽。以堅人主之意。是其勢雖欲不日親

而不可得矣。是以人主之於賢臣也。常不期遠而自遠。其於小人也。常不期親而自親。其於賢臣也。雖明知其忠。而常輕聽其去。雖或勉強任用。而常至積怒於其身。雖經禍亂。親見其功。而常貶謫之不稍恤。其於小人也。雖明知其姦。而寵任弗衰。雖或罪惡俱露。而常難於一黜。雖或親受其敗國亡家之禍。而常念之弗置。雖明知其忠。而輕聽其去者。唐明皇之於張九齡是也。雖或勉強任用。而常至積怒於其身者。唐太宗之於魏徵是也。雖經禍亂。親見其功。而貶謫之不稍恤者。唐德宗之於陸贄。宗欽宗之於李綱是也。雖明知其奸。而寵任弗衰者。唐太宗之於封德彝是也。雖或罪惡俱露。而難於一黜者。漢元帝之於石顯是也。雖親受其敗國亡家之禍。而常念之弗置者。唐德宗之於盧杞。明英宗之於王振是也。嗚呼。此皆漢唐宋明之君之已事也。覆轍相尋。曾莫之悟。雖以唐太宗之英明。而魏徵之諫諍。不免於怒。封德彝之將順。不免於喜也。況其他乎。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無他。爲人主者。辨之於素。斷之於早而已矣。其人而果難進易退也。骨鯁敢言也。以道

正君秉法嫉邪。爲左右宦寺宮妾之所深忌也。是必賢臣也。雖一時之逆我而不可遠之也。即惑心惡其人。亦必勉強親之。親之久而自覺其可信也。其人而果患得患失也。阿諛順旨也。飾小忠小信以自結爲左右宦寺宮妾之交譽也。是必小人也。雖一時之順我而不可親之也。即或心喜其人。亦必勉強遠之。遠之久而自不至爲所惑也。夫然後主德自明。國事自治。不然。未有不賢臣遠而小人親者也。嗚呼。武侯之言。豈獨爲後主言之與。

坐跪拜揖辨癸卯

古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蹠而坐於其上。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甯坐不箕股。搗當膝處皆穿是也。跪則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不敢以尻着蹠。莊子跪坐而進之是也。拜則有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擗。凶擗。奇擗。褒擗。肅擗。之分。拜頭至地曰稽首。孟武伯謂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是也。拜頭叩地曰頓首。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是也。拜頭至手曰空首。戰栗變色曰振動。拜而后稽顙。

曰吉擗。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是也。稽顙而后擗曰凶擗。爲父母長子稽顙是也。一拜曰奇擗。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再拜曰褒擗。俯其手而肅之曰肅擗。郤至三肅使者而退是也。鄭君以爲即今之揖。坐跪拜揖之說明。而後吉凶進退之禮不爲君子所譏。惜乎。今人之以禮爲迂爲繁爲瑣而欲去之也久矣。周公孔子不可作。吾又安得知禮者而與之周旋揖讓於其間哉。

齊履謙吳澄在國學教養有法論

癸卯

天下之治亂視學校。學校之教正則治。學校之教雜則亂。何則。學校明倫之地。公卿大夫所自出。而聚天下之亂民游士羣居放言橫議於其間。禍學術賊人心。亂政教。害風俗。天下未有不亂者也。三代以下。學校之教。宋胡瑗最善。一時名臣大儒皆出其中。元仁宗之世。齊履謙吳澄在國學。雖不逮瑗。而教養有法。吳澄用程顥學校疏議。胡安國六學教法。朱子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則猶知以聖經公重。而未嘗用夷狄之法以廢經也。二曰行實。則猶知以躬行爲

重而未嘗用夷狄之俗以廢行也。三曰文藝。則猶知以國文爲重而未嘗用夷狄之習以廢文也。四曰治事。則先經學行實文藝而後治事。猶知有本末之序體用之辨而未嘗輕重倒置也。其庶乎未失三代學校之遺意與。嗟乎。三代之宏規不可得而見矣。而使齊履謙吳澄者。掌教國學。則猶可以保吾國粹焉。口習鳩音。手學矧書。倡自由。談平等。講權利。侈言流血革命。率天下而爲盜賊彘狄禽獸之學。此固齊履謙吳澄之罪人也。

唐太宗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論

甲辰

睿聖之資。從諫弗拂。斯安而行之者也。其次則深明治理。廣求直言。以期致治。斯利而行之者也。又其次則鑒於亡國。知拒諫必傾覆。自抑其情。以從諫。斯勉而行之者也。其下則告之諄諄。聽之藐藐。特優容不加罪而已。其最下則直罪之而已。故聽諫之道。安而行者。聖。利而行者。興。勉而行者。存。容而不納者。危。不能容者。亂。殺諫臣者。亡。歷觀往古。未有不然者也。唐太宗懲亡隋之失。勉勉納諫。敕百司詔

敕未便者皆執奏。夫太宗之納諫爲三代下所罕見。考其初亦利而行之。其後則漸近於勉強。論者以爲功業漸盛驕矜漸萌。是誠然矣。雖然。勉亦未可輕也。人情莫不護前自是。匹夫有過。或面規之。尙且愠恚見於辭色。況乎萬乘之尊哉。使太宗逞其矜心。令出惟行。爭之而不悔。言之而不信。則百司緘口。雖大不便之詔。敕亦阿從而不敢執奏矣。太宗惟不能去其私心。故未得比於睿聖。幸而能自勉強。故不致有拒諫之失。此其較然者也。元宗開元之治。親賢聽諫。比美貞觀。其後則反是。使元宗能如太宗之自勉。安有天寶之亂。使太宗如元宗之縱肆。則貞觀之盛。孰能保其終哉。嗟乎。從諫如流之美。不可復見於今日矣。痛哭流涕之言。而斥以爲能言不能行。諛佞進忠直。黜變法改制。厲行民之所不便者。以自速其亡。惜乎太宗之不可復作也。

麻學考

癸卯

古者容成造術。顓頊。帝堯。測星紀閏。周公制禮。有九章之名。數居六藝之一。三代

以前莫不童而習之。人有定見。國有專書。異說無自而起。自秦焚書而天算之學中絕。至漢張蒼校算經。刪補殘闕。而後測算之學復興。劉歆、張衡、劉洪、賈逵、鄭元之徒。其遺言散見于史籍經註者。可攷而知也。唐初李淳風等奉詔註算經。國子監置算學生三十人習算經。而算學大盛。五代之亂。學亦稍微矣。宋之沈括、秦九韶、元之許衡、郭守敬。其最著者。自利瑪竇入中國。而異說滋起。徐光啓之徒。作新法算書數十卷。以中國士大夫而力爲彼族張其門戶。西學盛。中學微。萌芽于茲矣。自後湯若望、南懷仁等相繼起。益爲異說。背本爭勝。假天算爲傳教之助。盡取中國天算而更張之。以日爲靜。地球爲動。地球繞日月。日月繞地球。日爲恒星。地與五星同爲行星。凡易所謂天尊地卑。天垂象見吉凶。貴陽賤陰。禮所謂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虞書七政。洪範五行。春秋災異。一掃而空之。六經皆虛言。聖人爲妄作。天算盛而名教將爲天下裂。西洋本非我族類。其欲力創異說以破中國聖人之教。無足怪也。中國士大夫生長聖人之邦。誦讀聖人之書。而亦從而和之。如餘姚黃

炳厚等所著書。至斥堯典爲帝堯開口便錯。易象爲孔子有所不知。其亦狂惑失
心之甚矣。楊光先不得已書。信哉爲名教之功臣。非疇人子弟所能及也。西洋算
術本中土古法之流傳。前人已有定論。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之乾坤體義。
熊三拔之表度說。不過竊取周髀九章之術而小變之。諱所自來。而欲以爭勝中
國。陰遂其傳教之計。四庫提要稱天問略一卷。西洋人陽瑪諾撰。陽瑪諾自序盛
稱天主之功。舉所謂十二重不動之天。爲諸聖所居天堂之所在。信奉天主者乃
得升之。蓋欲借推測有驗。以證天主堂之不誣。用意極爲詭譎。一言而抉盡西洋
人之用心矣。嗟乎。天算之學。自周失其官。秦政火書。遂使中土古法爲異端所竊。
而倒授其柄于外人。爲用彛變夏之厲階。此固中國士大夫之責也。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學。固有大于是者。不能無望于世之大賢君子焉。

氣球說

甲辰

氣球創于法人孟氏兄弟。其製作一布球。高三丈。下有口。焚薪地上。烟氣自球下

口入滿球即上升。名曰火球。時久氣涼即落。孟氏博訪不落之法於格物家。在用輕氣裝入球內。乃以綢製一球。綢外抹漆。用礮鏝水鐵末子。生輕氣。裝入球內。球升三百丈。又落。去放地五十里。又造一球。下綴一篲。置鷄羊于內。球升百五十丈。未幾又落。鷄羊無恙。後又造一球。內有舌通外。上升過輕。則搦舌放出輕氣。球即微落。仍綴以篲。篲中置土袋。落過速。則撒去土袋。球復上升。于是孟氏兄弟及一格物者。共升高二百丈。逾二點鐘始落。去放地九十里。自此歐洲各國皆爭講氣球矣。有美人造一球。最雅。周圍有小氣球四十七。中置一篲。生人。惟質太輕。不能落。以刀刺球。放出輕氣。始落。球之製甚多。皆各借氣力以游行。蓋氣球上升。不過十五里。過十五里以上。則氣太淡而寒。人不能堪。嗟乎。西洋氣球之製。誠巧矣。然考元至元二十八年。工部造飛車五輛。則其制作之精。固有非氣球所能及者。惜其法不傳耳。以中人之聰明才力。誠能明賞罰。校優絀。舉周官考工之政。而實行之。則所以便民利用者。將有什百於西洋者矣。王者之治天下。尚德不尚技。區區

一藝之工拙。固非興亡治亂所關也。紂之奇技淫巧。卒爲文官武周公所滅。氣球云乎哉。

西學以格致致治平辨甲辰

西洋之格致。非大學之格致也。大學所格者。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所致者。誠正修齊治平之知。西洋之格致。製造機器取利而已。此以利爲利。大學之所深惡而痛絕者。何足以語于大學之格致哉。天地之動靜倒置。則不知天道。男女之尊卑倒置。則不知人倫。以三十一日爲大盡。三十日二十八日爲小盡。則不知晦朔之理。以地球爲行星。太陽恆星爲恆星太陽。則不知三光之理。以十二月爲正月。則不知四序之理。以水火氣土爲四大元行。則不知五行之理。以地球繞日一周爲寒暑。則不知日行南北之理。以日食星孛爲不主災異。則不知天人相感之理。以君臣父子夫婦爲均權。則不知三綱之理。無宗廟。無祭祀。則不知鬼神之理。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苟合私奔爲常。則不知婚姻之理。以親嘴吮手爲禮。則禽獸之道。而不

知人道以平等自由爲宗。則盜賊之理。而不知人理。舉西洋之所爲學術政教風俗。無非誣天地。蔑鬼神。逆陰陽。汨五行。亂四時。叛三綱。絕五倫。此于大學格致之道。不啻南北相背而馳。而中國之叛聖教而甘戴異族者。乃欲舉大學格致之名。以歸之于西人。幾何其不舉孔子之教而爲耶穌也。西人如貝根達文翰施本思占士瓦德陸近馬哥尼克刺謙俾爾孟氏兄弟等擬之中國。蓋亦公輪墨翟之支流。而欲冒聖賢之大道。其亦妄矣。攷西學之效。則弑逆叛亂之事。歐美各國。歲不絕書。法國黨會廢棄國憲。英俄亂民。日夜思逞。美國工黨挾制朝政。不由大學格致之道。而能治平者。未之前聞。商鞅白起之強秦。適以自速其亡。土崩瓦解之勢。可立而待也。何治平之有。中國得堯舜湯文周公孔子以作君師。學術政教禮俗之美備。豈鳥族所能幾其萬一者。而虛文相沿。坐失精意。勢窮時極。不知反求諸六經周官。以救末季遷流之失。而欲求治平之道于西學。是所謂取礪石以療疾。非徒無益。而又促之死也。悲夫。